

一个年代

的

秦兆阳

汕头大学出版社

这是推理小说、还是悬疑小说？这是侦探小说，还是社会小说、文化小说？甚至还可以列出更多名称，也许称之为非类形小说要贴切一点

谭元亨 著

一个著名作家尘封三十年的处女作
秦兆阳临终仍期盼它的问世

一个年份

的

谭元亨 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个年代的末页 / 谭元亨著. -- 汕头 :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5658-1393-1

I. ①一… II. ①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3307 号

一个年代的末页

YIGE NIANDAI DE MOYE

作 者: 谭元亨

责任编辑: 叶 慧

责任技编: 黄东生

封面设计: 欧 娟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 515063

电 话: 0754-82904613

印 刷: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40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ISBN 978-7-5658-1393-1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 /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室
邮编 / 510075 电话 / 020-37613848 传真 / 020-37637050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提 要

这是社会小说，这是推理小说，这是哲思小说，这是历史小说，这也许还是悬疑小说、迷宫小说、情爱小说……

总而言之，不可以把它归入时兴的任何一种小说中——它是非类型小说。

圣城当是圣洁无瑕的，可几十年、十年乃至一两年间，在连环案件中，一个又一个人物神秘地死去或失踪，一切都那么变幻莫测、扑朔迷离，其间的恩怨、爱恨，都一般难以捉摸……案子似乎破了，却又陷入更大的迷团中，爱情似乎有了归宿，竟又招至无尽的哀怨与仇恨，果然一切都无可破解么？

当所有谜团都得到解答，可你内心却是必陷入更大的困惑……

这部为著名作家、学者秦兆阳生前称许的并始终关心其出版的长篇小说，相信会给你以无尽的思索——不妨读读笔者发在《书城》上悼念秦老的文章《无以报答的牵挂》。

为保持当年的原汁原味，此次出版没有予以任何改动——虽然作者已出版了 100 多种文史哲类著作，这却是他的长篇处女作第一次问世。

代序：末页，抑或开篇

这是推理小说、还是悬疑小说？这是侦探小说，还是社会小说、文化小说？甚至还可以列出更多名称，也许称之为非类型小说要贴切一点。然而，这都无关紧要，因为，在这部小说背后30年的风风雨雨，当可真正为它“正名”。

30年后，才为自己当年未能出版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写序，内心的感慨莫可言状。当年，书没出，名声却早已出去了，以至后来介绍我的文字中，总少不了长篇小说《一个年代的末页》，谁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部小说已是出版过了的。

不妨自我调侃一下，没出的书被人以为出版了，总比已出了的书被人遗忘的好。

而这30年，我也从年轻人一步跨进了老年人的行列，过去称“花甲之年”是名副其实的老了，好在现在没这么认为，尤其是这30年，这部书也没有老。只可惜的是，当年为它的出版而作了不少努力的秦兆阳、龙世辉等人，却早已在10年多以前作古了，他们最终未能见得到这本书的出版。不是什么人都能熬得过去的。

我是在狱中熬过我的30岁生日的，我是1976年8月被“立案”的，罪名是传谣，但垫底的却是文字狱——这已是众所周知。三中全会开过，由于周立波家，他的长子、时任文联执行主席周健明的干预，1979年3月26日下了我的释放令，然而，各方推诿，竟没一个单位愿去把我接出来，结果拖到4月14日我才被“扫地出门”，又在“里面”多呆了20天（3月是大月）。出来前，这部小说的构思便基本完成。一旦重获自由，便一发不可收，到11月底前，40万字便出来了，并且寄到了北京。

在这之前，我是写儿童文学出的名，书稿由上海少儿社的赵元真，介绍到中少社的王一地那里，老王先给了中青社的黄伊，但黄伊不敢出，压了好一阵，而后，老王便把稿子要了回来，送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的贺嘉那里，《当代》委托南方组的刘炜、龙世辉先看一下，很快，便送到了《当代》时任主编的秦兆阳那里，就这样，我到了北京，这已是1980年的夏天了。当时，出版社编辑组织去北戴河度假，他们好心把我带上，没去几天，便把我匆匆召回，说是秦兆阳要找我。于是，我与龙世辉，一人一部自行车，蹬到了南池子大街秦家。那时，秦家只占有院子一小角，整个院子还没收回，秦老是在前边过厅中接待我的。

我没想到，这部作品会得到饱经沧桑的文坛宿老如此之高的评价，那时，老龙也高兴得连连催我，快记，快记，这么多肯定的话你都漏记了，以后会后悔的。

我想，是我的遭遇，赋予了这部作品深沉的思考，才引发了秦老心灵的共鸣。小说写的是一个连环冤案的“解套”与平反昭雪，但并没着力在故事与情节上，而是在思想上、艺术上下了较大的功夫。事实上我也不擅长写侦探小说之类，有人说，这有点受《人证》的影响，但它比《人证》的哲思更为浩茫、深广，艺术上更考究、精致一些。所以，老龙称它为“大家闺秀”，而视《芙蓉镇》为“小家碧玉”。

当年在北京，这样的消息可谓不胫而走。在这之前，中少社已推荐我去“文革”后第一期文讲所，说床位都安排好了，可权衡再三，大家都说，留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改出这部未出版便已出名的稿子分量要重要得多，于是，我平日也还去听听课，却始终没有“报到”，成了编外生，那时，中少社的陈子君、陈模也很推崇我一部叫《丽丽》的书稿，还奔走相告。可《丽丽》的命运，后来也与这一部一个样。

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多年的厄运本能产生一种预感，名声太大，未必是好事，人们为我兴奋，我却暗暗为之担忧。果然，在我修改期间，一位衣冠楚楚、颇有风度的出版社领导找到我的住处，深深一鞠躬，称，大家都称道你这部长篇，我欲先睹为快，能借给我一阅么？我知道，

平反不久的秦兆阳，仅是《当代》的主编，还在他的领导之下。不过，我也知道，他是位诗人，还译过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当受西方思想一定的影响，也许，会一般喜欢这部作品。

但我也知道，一部书稿审阅的人太多，每每会意见不一，麻烦就多了。纵然我心存侥幸。可我已分明感觉到，又一轮的厄运已经来临。

果然，书稿一去便没了消息，自然，秦老说在《当代》上分两期发也成了泡影。那一期发了《疯狂的节日》的前半部，把《芙蓉镇》标作“中篇小说”放在后边。这里的根要纠缠且不去说了。

而书稿，居然最后又转到了刚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黄伊手中，据说是他亲自“请缨”：这部稿子我看过，我来处理。而且，劝我先回湖南，那时，文讲所第一期也结束了，我也无处可去。

末了，却是黄伊亲自到了湘潭，到了我寄居的文联主席阳光落实政策收回的破房子里，说是送来了“修改意见”。

名为“修改意见”，实际上是宣判：全书的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版社，怎么可以出版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东西。

后边的话也就更可怕了——依旧是“文革”语言。

黄伊还把那不仅漏雨、漏风而且顶上漏光的破房子夸了一顿，便完成任务走了。

那还只是1981年，并没的批人道主义，也没有反精神污染与自由化，不过，一看，我就明白是谁定的调子，真可谓“内行整内行最内行”！

后来我才知道，这期间，秦老还把稿子要去，推荐给一个新办的大刊物，可当时出刊不正常，仅出一期又停——虽然后来这个刊物一直很火，同时，王一地也给秦老去了信……所以，贺嘉等一度来信，说《一个年代的末页》度过了危机。

直到1982年11月，秦老给我写一封长信，我才明白，“经过较负责的同志看过，认为在观点上有值得考虑之处”，当是不可改变的，其时我到过北京，也专门找这位同志谈过，但他不会再鞠躬，而是爱理不理

了。当然，秦老仍坚持认为“作品优点是结构上很有特点，内容意见上亦超过一般推理小说”，还提到不少人“深为惋惜”，最后则对我说“这真遗憾，也对不起你”。

秦老仍为这部小说的出版一直在努力，及至秦万里到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他还对秦万里及其所在编辑组负责人顾志成说：你们把这本书“悄悄地出了”……让一位垂暮老人为自己一部书稿如此操心，在我实在是不敢承受。

很多、很多的人，也有好几个出版社，都为这部“名声太大”（好？“坏”？）的书作了不竭的努力，一次又一次排上了出版计划，像贺嘉、王一地不必说了，还有刘迪云、岳建一、顾志成等，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包括我自己的绝望，终于将它束之高阁。就这样，30年过去了。

今天，再重读此书，那吓死人的罪名显然都站不住了，历史已经前行了很多很多，可当日有可能产生的影响却不再会有了，顶多，这只是“立此存照”，留给后人研究当日的文学历程作参考而已。这，正是我今日终于拿出来付梓的唯一原因。不过，这些年，从我已读到的诸多关于20世纪80年代文坛的回忆中，我分明感到，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命运，一部书的命运——也许它亦侥幸及时问世，也逃不过被贬斥的命运，也同样是包括秦老在内的众多真诚、正直的老一代文学家的命运，平反了，却未必就可从另册上删除。

今日的发表稿，已磨去了不少锐气与棱角，只是它的“思想体系”还在，风骨犹存，但愿人们不仅可以读到书中的东西，亦可以读出书外那未可言尽的历史，演变中的历史。最后一页虽还没完全揭过，但新的一页分明已在眼前。

——写于一次心脏手术的逃生之后

目 录

- 题 解 圣城/010
- 引 子 /011
- 第一章 拿不出手的甄别通知书。他有了一种被征服的感觉，不是他征服了犯人，而是犯人征服了他这位执法者。/013
- 第二章 自然与人间的法则。诅咒那一个又一个的墓碑吧，因为它们自以为可以充当每个人一生的终止符。不，人的一生是不能以墓碑作终结的。/023
- 第三章 遥看春色近却无。——总归在变化。——是在变，政治犯先变成刑事犯。/031
- 第四章 黑雪，纷纷扬扬的黑雪。镣铐留下的印痕可以褪去，伤疤不一定会陪伴到死的一天，个人的遭遇也会随骨灰飘散。然而，一个民族的记忆，却永远刻在史册上。/040
- 第五章 什么是古城之魂？谁把握得住生长在这片浑厚的历史土地上人们的魂灵？他们剽悍，抑或温顺？他们倔强，抑或随和？他们既能忍辱负重又宁折不弯，矢志不移又常茫然失措么？他们的血管里燃烧的是普通氧气还是铀 235？/050
- 第六章 大树墩上的奥秘。人民在鸣不平，大山也同样是不平则鸣的。/062
- 第七章 “情妇”与妻子。一个说：“这并非我一个人的痛苦，那么，不妨冷静地去欣赏这种痛苦吧。”一个说：“反正女人都是祸水，我更是祸首……所以，我理所当然是个杀人犯！”/078
- 第八章 小鸟、绿叶、青山。人生就是这样，多情与无情往往是一纸之隔……他们的重逢，是不幸中赢得的一点安慰，是无情召来的一段姻缘。/094

- 第九章 “犯人”有自己的法律。生命本身应是无辜的，我们不应该以生命的代价去惩治一切。生荣死哀，不仅对于人类，就是对于小鸟、花草，对于转眼即逝的行云、流水，难道同样具备么？/111
- 第十章 惩罚，还是报应？噢，小猫还是死了，那一小团冷饭没能救得了它，母亲的慈心白白待它了……死的仅仅是小猫吗？/127
- 第十一章 认识一个人并不容易。她只能把内心的一切藏到那永远背向地球的月球后面去。只因今日偶有泄露，才招来那么大的愠怒……/139
- 第十二章 疑点在集中。人体内白血球剧增，此时，它们吞噬的就不是病毒……而是人体内的健康成分，直到把人也毁掉。/159
- 第十三章 没价值的生命。古人仗剑天涯，是为一腔热血。这些人义无反顾地献身，却仅仅为用鲜血洗净蒙在身上的委屈么……他们果真无辜？/177
- 第十四章 给人世寻点缺陷。我抵了自己一条命，比刑法所要向我索取的代价要多，正如退赔超过数目算立功表现……把该减免的一份移到我的儿女身上吧。/190
- 第十五章 宦海沉浮。他似乎听到了古城那叫人振聩发聋的暮鼓晨钟。他侧过头去倾听，这声音又似乎那么飘渺，那么难以捕捉……/203
- 第十六章 古城，圣城，悲剧之城。在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上，我们这个民族竟用了那么多的鲜血才写就自己的一部历史，甚至返照到今天的书页也是一片腥红，岁月依旧不减它过去的残忍与沉重。/215
- 第十七章 罗织构陷。在同一天里，高墙内外他接触了两个犯人，一个刑事犯，一个……良心犯。/230

- 第十八章 天人合一。他又见到第三个犯人，可称之为道德犯么？……他无非是得了一种服用了过多的治世药物而犯下的药物过敏症。/245
- 第十九章 小小的计谋？无辜者在呻吟，谁也无动于衷；法纪遭到蹂躏，可别弄到自己头上就行；道德失去规范，再卑鄙无耻的小人也堪称正人君子。/257
- 第二十章 依然故我。他这是好心的劝告么？不，这完全是为了摆脱干系而下的警告，是为了下手而故作姿态。/268
- 第二十一章 疯子道出的真言。杀人家心的人，比砍人家的脑袋还更可恶。……不要让他把你们的心杀死了。/280
- 第二十二章 书生意气。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磨难是会造就人的，造就水晶一般纯净，刚强的人。/289
- 第二十三章 夏枯草。——难道这正是你生命存在的最好形式么？在这一片青葱与墨绿的背景之上。/301
- 第二十四章 山在虚无缥缈间。在生涯的尽处，莫非她们永远领悟不到，世上还存在着比大自然更丰富的美么？/314
- 第二十五章 尘世之外的“吉卜赛人”。我们也有自己的法律和道德……在长期的痛苦与磨难之中，我们从许多的挫折和教训里，形成了这般清教徒式的纪律和道德。/327
- 第二十六章 最后的召唤。逃脱了法庭的起诉，却永远躲不掉法庭外的历史与道义的终身判决。这点，即便在那个失去法律保障的年代里，也有同样意义。/344
- 第二十七章 他不敢相信幸福的到来。他喜欢恶梦，因为恶梦醒来，还有庆幸与安慰；倒是做个好梦，醒来之后只有失望与遗憾。/356
- 第二十八章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可在他的脸上，竟看不到一丝微笑，一丝胜利的喜悦。过去，每破一个案子，他也同一般人一样每每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369

- 第二十九章 没有火焰法庭。蛮荒时代那因谋生的艰难而变得残忍、惊悸的魂灵复生了，远古瘟疫造成的邪热烧灼着一颗颗迷失了岁月的心。/384
- 第三十章 镀了金的罪恶。——正是这样一场革命，为多少罪恶赢得了声誉。我甚至可以宣布：我是惩治敌人的英雄。/398
- 第三十一章 最后的症结。在死亡的无私判决之前，他终于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否定。在最后的一刹那间他洞察了一切。/414
- 第三十二章 结案报告。我们可以谴责一个时代的错误，但是，我们无法改变已经铸为历史的事实。/428
- 第三十三章 命运同我们言和。过去的生活对我们是够残酷的了。可在我们当中，则应当有自己的光明温暖与希望。/449
- 第三十四章 来吧，新的年代！在死亡面前我们的前辈尚有这般燃烧的希望和生命。而我们已经赢得了明天。/463

题解 圣城

公元410年，哥特人掠夺了以文明著称于世的古罗马帝国，野蛮的士兵对高雅的淑女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蹂躏——一个著名的世界大都市，凭什么配得如此残酷的命运？历史在追问！

伟大的圣·奥古斯丁，正是在这血与火的浩劫中，成为了世界历史哲学之父，写出了第一部历史哲学名著《上帝之城》，以回答历史的诘问。

他告诉人们，自从亚当犯了原罪后，世界便被分为上帝之城与撒旦之城两部分。撒旦之城亦即世俗之城，其罪孽深重，在劫难逃，所以，须在古罗马的废墟上，建立起永恒的、仁厚的、光明与幸福的上帝之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会有末日审判到来。

那么，在上帝之城的审判日是怎样的呢？

该书第六章有这么一段妙语：

……有些人为了国家的利益，提出一项公正的控诉控告某个人，被告经受了种种折磨拷打而始终不承认有罪，这时原告也无法证实他们的控诉理由，如果由于法官对真情的无知而判被告有罪并施以刑罚，你如何看待呢？现在这种情况很多，法官并无恶意，因为他并不是有意赞同那些被告的理由，只是为国家工作的责任驱使他这样做。……在这种困境中，一位法官要表现出多少才智和判断力才能被认为有道德呢？他憎恨自己的不幸，向上帝呼吁（如果他是聪明的），唱着圣诗：

“主啊，请把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人类的理想，就是建立这么个“上帝之城”，可照圣·奥古斯丁这么写，这“上帝之城”又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呢？

下面，笔者愿给人们奉献出几乎是同样一个——“圣城”。

引 子

那是1979年的清明节后，也就是三中全会后的第一个春天，我携着这部在铁窗下写就的文稿最后一次（应当是最后一次了！）离开了“第三世界”——那里既不是自由开阔的阳界，亦非阎王爷统治下狭窄的阴间，又一次来到了古城的制高点，湘江边石子嶂上的望岳亭，长长地吐了一口恶气，仿佛要让清风把浑身的牢味洗尽，放开眼界，恨不得要让整个天地一下子全回到我的心底。

云影山踪，变幻万千，竟如此惹人发怀古之幽思，清流碧波，浮光轻雾，又这般教我生惜今的柔情，我顿时泪如雨下。江山太美，美得催人泪下，何况在我，一个刚刚恢复自由的人呢！云蒸霞蔚，五岳之一——衡山的主峰祝融峰，在闪烁的阳光与天际间隐约可见。我记起了，祝融是卫护尝百草的炎帝来到此地的，不远处还有为历尽沧桑而倒下的炎帝所立的陵墓——炎帝陵，那里，古木参天，百鸟翔集，只可惜十年浩劫，竟把这位中华民族祖先的陵墓夷为焦土。千亩古木也所剩无几。心头又是一阵隐痛，如此神通广大的祝融，最终也没能护得住为百姓尝百草而中毒身亡的炎帝之墓冢，而数以亿计的炎黄子孙竟欲何为？！

我不敢举目远眺了。

俯视，似闻声声韶乐，该不是舜帝在南巡吧，细细辨别，竟又似鸣箏击缶，我渐渐被振奋了，只见石嶂脚下，一脉清流自东而来，撞击在石嶂底下，时而声声哀怨，时而忿然作响，这便是我刚才误以为的音乐。巨流东来，还想继续向西，没料到石嶂竟巍然屹立，挡住了它的去处。它发怒了，巨澜、飞沫、漩涡，终于在石嶂下冲出了个深潭，无奈，只得归服归法还原往北流去，直奔洞庭。石嶂竟如此坚毅沉着，可以逼巨澜改向……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蕴积在它的胸间？！我为之惊叹了。

湘水，就是在这炎帝与舜帝留下过无数美好传说的古老土地兀地折了几个弯，甩下了一个巨大的内陆半岛，捧出了这名播中外的古城……

只是湘水为何偏偏在这里变得如此曲折，这石岬又如何会出现在这里，始终是叫人百思不解的问题。

我顺着江水往北望去，苍茫的天空下，横亘着一片丘陵起伏的江岸。明明正是草长莺飞，春意盎然的时节，可眼前忽地觉得一片空落落的，似失去了什么……太空旷了。这天地之间，分明少了……

蓦地，我想起了，就是那对岸的高丘上，少了……一座宝塔！这是一座七层八角的高塔，底层是红石垒成的，塔身一色青砖。塔内有甬道盘旋直上顶端。清流双塔——水中还有一个塔的倒影，历来是古城八景之首。每当春光明媚之时碧波粼粼，塔影相映，何等有趣……可现在，山丘上的塔没了，水中的塔影也撞碎了……

为什么没了？在喧嚣一时的“破四旧”运动中，它都完好无损，“屹镇重离”——离卦为火，它可压住了当日的狂热，凭塔上这几个字。

是什么时候，它竟一点痕迹不留，被从大地上抹掉了呢？

我叩问大地！想问个一清二楚……

于是，我听到下面一个关于圣城的故事。

第一章

拿不出手的甄别通知书。他有了一种被征服的感觉，
不是他征服了犯人，而是犯人征服了他这位执法者。

越野吉普车似离弦之箭驰出了古城。

轮下——是江堤？是公路？

这凸出地表一两丈高，两侧已长满了树木花草的铺设，也许只有老一辈人才知道其底细。它原来既非道路，又非堤岸，而是小伙子们无法想象的古代建筑物——城墙。且有两千年历史了。城墙能只有这么高么？为什么又不见古城墙砖呢？这就有番考究了。愈是古老，城墙就愈没砖瓦，纯粹由泥土垒成。把护城河一挖，泥土再往上一堆，河有了，墙有了，古城的分界线便出来了，足可以抗御长矛与箭簇，到后来，这座城墙被岁月腐蚀了，斑驳颓塌，外面一层，才砌上了青砖，把泥芯包在当中了。一次一次加固。然而，固若金汤的防线，终究敌不过无情的岁月。古城的战略地位，也渐渐让位于宝庆、衡州一线。近百年除太平天国在此与清军有两次恶战外，大多数战役均移到了衡宝一线。于是，古城墙揭到了它最后的一页历史。青砖早已剥尽，泥墙也被雨水冲刷，日见低矮，终于，成了这么一小截路基或江堤模样的东西。幸而今天又往它上面铺了柏油，又在朝江边的路侧砌上了片石，它才又有了生气，成了墙、堤、路三者合一的奇特建筑。这是一个奇迹，或许是此地独有的奇迹，在别的古城新镇是找不到的。换句话说，它也算是古代文明与当代文明的一个奇迹的结合。不，古代文明得存疑，城墙下那种野蛮的杀戮能归入文明的范畴么？但又早已有了论断，人类的文明史也便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然，集中了当代科学最高成就的中子弹、导弹之类，又该算什么？

几千年的历史就这么写下来的。

越野吉普车上，郑铂始终盯住了一个又一个过去的路碑。片刻间，车轮底下的古城墙平复了，消失了，远郊的路在丘陵间穿行，绿荫夹道，满目葱笼……他是一位刚刚转业到地方的军人，关于城墙与路、堤的历史，仅仅偶尔听人说过，颇觉新鲜。这是第一次有幸在这上面疾驰。但城墙未免太短了，没几分钟便跑完了。什么时候有空，再来好好观赏吧。它也是历史，几千年的古城留下的活的见证，人类为什么需要城墙——世界那么大？

路碑不断变化，由一位数变成了两位数。

车猛烈地颠簸了一下。车内“叭”的一声，什么掉到脚下了，郑铂这才从窗外收回目光，一看，原来是一直放在膝上的公文包。他想侧过身子去把公文包捡起来，身边的另一位同事却眼疾手快，早抓起扔在他身上了，还笑道：

“搞我们这行，反应可不能太迟钝了。”

公文包那沉甸甸的感觉又通过承受它的大腿传到大脑皮层了……本来，他只想把注意力集中在车窗外；江堤、流水、舟楫，还有水鸟，目的正是在于排遣公文包带来的种种烦扰。可它偏偏要时刻显示自己的存在，压在膝上，是那么沉，如同压在胸口上，教人喘不过气来。

是因为它的色泽么？公文包从来便是黑色的，带有它本身的庄重、严肃的感觉。无一例外，谁都会习惯的。只是今天，郑铂觉得，里面似装有什么放射性物体，轻轻一挨便那么烫手。这位化学教员的儿子，从小就对各种元素性能有着特异的记忆。

不，如同所有公文包一样，里面只是一页页的材料、文件，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他仰起头，后脑勺靠在座背上，极力不看膝上的公文包。可是，那里面的东西却似从包中飞了出来，闪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一张甄别通知书。

通知书上，只有一个平平常常的名字：吴经纬。